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王志冲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主要人物表…… 1

第　一　部

第一章…… 1
第二章 …… 14
第三章 …… 28
第四章 …… 50
第五章 …… 63
第六章 …… 76
第七章…… 103
第八章…… 124
第九章…… 142

第　二　部

第一章…… 154
第二章…… 172
第三章…… 200
第四章…… 234
第五章…… 262
第六章…… 277
第七章…… 290
第八章…… 307
第九章…… 321

附录…… 327
译后记…… 365

主要人物表

帕维尔·科尔恰金(帕夫卡　帕夫卢沙　帕夫卢什卡)　工人、战士、干部、作家

玛丽娅·雅科夫列夫娜　帕维尔的母亲

阿尔乔姆·科尔恰金　帕维尔的哥哥,钳工、市苏维埃主席

塔娅(塔尤莎　科尔恰金娜)　帕维尔的妻子,女工

谢廖扎·布鲁扎克(谢尔盖　谢廖日卡)　红军战士、团区委书记

丽塔·乌斯季诺维奇　红军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共青团省委委员

伊万·扎尔基(万尼亚　万卡)　孤儿,红军战士、共青团区委书记

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根卡)　装卸工、货运码头共青团书记

瓦莉娅·布鲁扎克(瓦莉尤莎)　谢廖扎的姐姐,烈士

尼古拉·奥库涅夫(科利亚)　机车库共青团书记、共青团区委书记

安娜·博哈特　宣传站站长、区党委妇女部长、党中央妇女部工作人员

东尼娅·图马诺娃(托涅奇卡)　少年帕维尔的女友

费奥多尔·茹赫赖　水兵、党的地下工作者、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军区特勤处副处长

多林尼克　木匠、党的地下工作者、市革委会主席

阿基姆　共青团省委书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托卡列夫　钳工、筑路工程队队长、区党委书记

列杰涅夫　老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干部

扎哈尔·布鲁扎克　谢廖扎的父亲,火车司机

波利托夫斯基　火车司机

德米特里·杜巴瓦(米佳伊)　共青团区委书记,托派

图夫塔(沃洛奇卡)　共青团省委登记分配处处长,托派

茨韦塔耶夫　铁路工厂团委书记,托派

维克托·列辛斯基　波兰世袭贵族,七年制学校学生,告密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部

第 一 章

“你们当中节前上我家补考的——都站起来！”

虚胖的瓦西里神父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厚重的十字架，气势汹汹地把全班同学扫视了一遍。

六个同学——四个男生、两个女生，从凳子上站了起来。这时神父的两只小眼睛射出凶光，像要把他们都刺穿似的。孩子们惴惴不安地望着他。

“你们坐下，”神父朝两个女生挥挥手。

她们赶紧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父的一对小眼睛死死盯着四个男生。

“过来，你们这些活宝！”

瓦西里神父站起来，挪开椅子，走到挤成一块的男生跟前。

“小捣蛋们，你们谁抽烟？”

四个男生小声回答：

“神父，我们不会抽。”

神父脸涨得通红。

“小坏蛋们，你们不会抽烟，那么是谁往发面里撒烟末的？不会抽烟吗？咱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嘿，快点！没听见我的话吗？翻过来！”

三个孩子各自动起手来，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桌子上。

神父仔细检查口袋的线缝，寻找烟丝的碎屑，但什么也没发现，便转而逼视着第四个孩子。这个男孩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蓝裤子，两个膝盖上打着补丁。

“你干吗像个木头人似的站着不动？”

黑眼睛的男孩按捺住心头的仇恨，瞧了他一眼，压低声音回答：

“我没有口袋，”说着，伸手摸摸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着，我就弄不清是谁搞的这种恶作剧——糟蹋发面了！你以为这次自己还能留在学校里吗？不，小宝贝，没那么容易。上次是你妈妈恳求把你留下的，现在可休想了。给我滚出去！”他狠狠地揪住男孩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即关上了门。

教室里沉寂下来，学生们个个耷拉着脑袋。谁也不明白，帕夫卡·科尔恰金为什么被撵出学校。只有帕夫卡的好朋友谢廖日卡·布鲁扎克明白事情的缘由。那天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上神父家去补考，在厨房里等候神父的时候，他看见帕夫卡掏出一撮烟末，撒进神父家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里。

被赶出校门的帕夫卡，坐在大门口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他想，妈妈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清早做到深夜，对他又那样关爱，这下怎么回家向妈妈说呢。

泪水哽住了帕夫卡的喉咙。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全怪那个该死的神父。可我干吗撒烟末呢？是谢廖日卡撺掇我干的。他说：‘来，咱们给恶毒的家伙撒一撮。’这不，真的撒了。谢廖日卡啥事儿也没有，我却多半要被开除。”

帕夫卡和瓦西里神父是老冤家了。有一天他跟列夫丘科夫·米什卡打架，为此神父不准他回家，罚他“饿一顿”。一位老师生怕他在空教室里淘气，把他带到高年级的教室。帕夫卡在后面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这位老师瘦骨嶙峋，穿着黑上衣，在讲解地球和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星星也和地球类似。帕夫卡听着，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他觉得听到的内容太新奇了，真想站起来对老师说：“《圣经》里可不是这样说的。”但有些胆怯，生怕挨训。

神学课神父是一向给帕维尔打满分的。所有的祭祷歌、《新约》和《旧约》，他都背得很熟；上帝在哪一天创造了什么，他记得清清楚楚。帕夫卡决定向瓦西里神父问个明白。下一堂神学课刚开始，神父刚坐到椅子上，帕夫卡就举起了手。得到允许，他便站起来问：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存在了好几百万年，并不像《圣经》里说的五千……”冷不防，他被瓦西里神父的尖叫打断了话头。

“混蛋，你胡扯些什么？原来你是这样学《圣经》的！”

帕夫卡还没来得及辩解，神父已经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脑袋往墙上撞。一分钟后，帕夫卡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推到了走廊里。

回到家，帕夫卡又遭到妈妈狠狠一顿斥责。

第二天妈妈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儿子回校念书。打那以后，帕夫卡恨透了神父。既恨又怕。他不容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当然也不会忘记神父没来由的这顿体罚。他把仇恨埋在心底，不露声色。

后来这男孩又一再受到瓦西里神父的歧视凌辱：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被撵出教室，接连几个星期罚立墙角，而且从此不再关心他的功课。这样一来，到了复活节前，他不得不和几个考试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去补考。而在神父家的厨房，他把烟末撒进了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里。

没有人发现，但神父还是一下子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了，同学们都拥到院子里，围住帕夫卡。他脸色阴沉，一声不吭。谢廖日卡没有从教室里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可是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帮助伙伴。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师办公室打开的窗户里探出脑袋，他那低沉的嗓音把帕夫卡吓得打了个哆嗦。

“让科尔恰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于是帕夫卡心儿怦怦直跳，朝教师办公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上了年纪，脸色苍白，一双淡色的眼睛毫无精神。他朝站在旁边的帕夫卡瞥了一眼。

“他多大啦？”

“十二岁，”妈妈回答。

“也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每月八卢布，干活的日子管饭，干一个昼夜，回家歇一个昼夜，可不准偷东西。”

“决不会的！决不会的！他不会偷东西的，我敢担保，”妈妈急忙说。

“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吩咐，随即转身关照身旁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济娜，领这男孩到洗碗间去，让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替格里什卡。”

女招待正在切火腿，她放下刀，冲帕夫卡点点头，就穿过大厅，朝通洗碗间的边门走去。帕夫卡跟着她走去，妈妈急忙紧随其后，低声叮嘱帕夫

卡：

“帕夫卢什卡，你可要勤快，别丢脸！”

她以忧郁的目光送走了儿子，然后朝大门口走去。

洗碗间里忙得不可开交：桌子上碗碟刀叉堆得高高的，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不住地在擦这些餐具。

有个男孩年龄比帕夫卡稍大点，长着一头蓬松的火红色头发，正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碌着。

洗碗碟的大木盆里开水冒着蒸气，弄得满屋子白蒙蒙的，帕夫卡刚进来，连女工们的脸也分辨不清。他愣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站在哪儿。

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在洗碗碟的女工跟前，抓住她的肩膀，说：“弗罗霞，瞧，给你们派来一个新伙计，顶替格里什卡。”

济娜回过头来，指着那个名叫弗罗霞的女工，对帕夫卡说：

“她是这儿的领班。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厨房去了。

“知道了，”帕夫卡轻轻回答，然后对站在面前的弗罗霞望了一眼，等她派活。弗罗霞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番，似乎在估摸他的干活能力，接着卷起胳膊上往下滑的衣袖，用悦耳动听的浑厚嗓音说：

“小家伙，你干点杂活儿：瞧，这口大水锅，你清早就把水烧开，让锅里一直有开水。当然，木柴也得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由你照看。到了大忙的时候，再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家伙，活儿够多的，你会忙得满头大汗的，”她讲的是一口科斯特罗马方言，“a”发音很重。帕夫卡听见这种方言，又看到她红通通的脸上，长着翘起的小鼻子，不知怎么有些快活起来。

“这位大婶看样子挺和气，”他心里琢磨，于是壮起胆问弗罗霞：

“大婶，这会儿我该干什么呀？’

他突然顿住了。洗碗间的女工们哄然大笑，淹没了他的话。

“哈——哈——哈！……弗罗霞认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罗霞自个儿笑得最欢。

由于屋子里水气弥漫，帕夫卡看不清弗罗霞的脸，其实她也只有十八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帕夫卡一时十分窘迫，转身问一个男孩：

“我这会儿该干什么呀？”

那男孩一个劲儿地窃笑：

“去问你的大婶吧，她会一件件告诉你的，我在这儿只是临时帮忙。”说完，转过身跨进了厨房的门。

“过来，帮着擦叉子吧，”帕夫卡听到一个年纪不轻的洗碗女工的声音。“你们笑什么？这孩子说了什么啦？……给，拿着，”她递给帕夫卡一条毛巾，“把毛巾一头咬住，一头拉紧。把叉齿在这上头来回蹭，叉齿上一点脏东西也别留下。咱们这儿就讲究这个。那些老爷对叉子总是看得很仔细，万一发现上面有点脏东西，那就糟了；老板娘马上叫你滚蛋。”

“哪个老板娘？”帕维尔莫名其妙。“雇我的老板是男的。”

那女工纵声大笑：

“孩子，咱们的老板简直像摆设，是个窝囊废。这儿什么都是老板娘说了算。她今天不在，你干一阵就会看见她的。”

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进来，都端着一大堆肮脏的碗碟刀叉。

其中一个宽肩膀、乜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说：

“快干，十二点一趟的火车眼看就到，你们还慢吞吞的。”

他看见了帕夫卡，问：

“你是谁？”

“他是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说。“喂，这么着，”他伸出一只粗大有力的手按住帕夫卡的肩头，把他推到大茶炉跟前，说：“这两个大茶炉你得一直照管好，可你瞧，一个熄火了，另一个也光冒烟。今天马马虎虎，饶你一回，要是明天再这样，就叫你挨耳光。明白吗？”

帕夫卡一声不吭，动手烧茶炉。

他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来没有像第一天干活这样勤奋卖力。他知道，在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这儿可不是家里。斜眼说得毫不含糊，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帕夫卡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立刻从两只能装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里飞溅出火星。接着他提起两桶脏水，飞快地跑去倒进污水池，然后往大水锅底下添些劈柴，把一些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他简直一刻不停，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深夜，他到下面的厨房里去，

已是疲惫不堪。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阿尼西娅，望着他出去刚掩上的门，说：

“嘎，这孩子不一般，干起活来像发疯似的，准是家里揭不开锅了，才打发他来做工的。”

“没错儿，是个懂事的孩子，”弗罗霞说，“干活儿用不着别人在后面钉着。”

“很快就会吃不消的，”卢莎不以为然，“开头都很卖劲……”

帕夫卡干了一个通宵，精疲力竭，早晨七点，他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接班的——一个脸儿胖胖、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

这个男孩看到一切都已经弄得妥妥帖帖，茶炉也已烧开，便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唾沫，发出嗤嗤响声，神气活现地白了帕夫卡一眼，用不容违拗的口吻说：

“喂，傻瓜蛋！明天早晨六点来接班。”

“干吗六点？”帕夫卡问。“七点换班呀。”

“人家七点换班是人家的事，你得六点来。再啰嗦，马上叫你脑袋上起个大包。你这小东西，要开窍，别一来就犟头倔脑。”

刚交完班的女工们挺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对话。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衅架势激怒了帕夫卡。他朝对方逼近一步，真想狠狠揍他一顿，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被开除，才强忍作罢。他铁青着脸说：

“你别吼，别吓唬人，要不然就自讨苦吃。明天我七点来，要打架，我不会输给你。想试试的话，我愿奉陪！”

对手朝大水锅跟前倒退一步，吃惊地瞧着怒容满面的帕夫卡。他没料到会碰上这么个硬钉子，倒有点不知所措了。

“哼，咱们走着瞧，”他嘟哝着。

头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帕夫卡走在回家的路上，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人，用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现在他也劳动了，谁也不能说他是个吃闲饭的了。

一轮朝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冉冉升起。帕夫卡家的小屋子快要看得见了。瞧，不远了，就在列辛斯基家的宅院后面。

“妈妈大概起来了，我呢，下工回家了，”帕夫卡心里想，一边吹口哨，一边加快脚步。“学校把我撵出来，结果倒也不错。在那里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父不会让我安生；现在我真恨不得啐他一口唾沫，”帕夫卡这样思忖

着，走到了家门口。推开篱笆门时，又想起来："对，还有那个黄毛小子，非揍他一顿不可，非揍他一顿不可。"

母亲正在院子里生茶炊，一见儿子回来，就惊慌地问：

"哎，怎么样？"

"挺好，"帕夫卡回答。

母亲像要提醒他什么，可他已经明白了。这时敞开的窗户里露出了阿尔乔姆哥哥宽阔的脊背。

"怎么，阿尔乔姆回来了？"他问，心里一阵发慌。

"昨天回来的，留下不走了。要在机车库干活。"

帕夫卡犹犹豫豫地推门进屋。

身材魁梧的阿尔乔姆背对帕夫卡坐在桌旁。这时他扭过头瞧着弟弟，从浓眉底下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啊，撒烟末的好小子回来了？嗬，你真了不起！"

帕夫卡预感到，回家来的哥哥准得剋他一顿。

"阿尔乔姆已经全都知道了，"帕夫卡心里想。"他准会骂我、打我一顿。"

帕夫利克有点怕阿尔乔姆。

但是看样子，阿尔乔姆没打算揍他。哥哥坐在凳子上，两只胳膊肘抵着桌子，两眼凝视着帕夫卡，不知是嘲讽还是鄙视。

"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满肚子的学问，现在却干起倒泔水的活儿来了？"阿尔乔姆说。

帕夫卡两眼盯着一块裂开的地板，注意力集中在一颗戳出来的钉子上。但是阿尔乔姆从桌旁站起来，走进了厨房。

"看来不会挨打了，"帕夫卡松了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乔姆心平气和地向帕夫卡询问了班上发生的事情。

帕夫卡一五一十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你这样胡闹下去，长大了怎么办？"母亲担忧地说。"唉，咱们对他怎么办？他长得像谁？我的上帝，这孩子让我操碎了心！"母亲抱怨道。

阿尔乔姆推开空茶杯，转过身对帕夫卡说：

"就这样吧，弟弟。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往后可得小心，干活别调皮，该干的，都要干好。要是再给撵出来，可要揍得你没脸往外走。这点你要记住。妈妈够烦心的了。你这小捣蛋，到哪儿都惹事，到哪儿都闯

祸。今后再也不准这样。你先干一年，我再求人让你进机车库当学徒，因为光是倒泔水，你不会有出息的。应该学一门手艺。眼下你还太小，一年后人家也许肯收。我转到这里来了，要在这儿干活。妈妈再也不能去侍候人，再也不能对什么样的坏蛋都点头哈腰了。可你得注意点，帕夫卡，要好好做人。”

他站起来，挺直魁伟的身子，拿起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好，然后告诉妈妈：

“我出去办点事儿，个把钟头。”说完，在门楣前弯下腰，走出门去了。已经到了院子里，他走过窗外，又说：

“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妈会交给你的。”

车站食堂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营业。

这儿是个枢纽站，有五条铁路线在这儿交轨。车站上总是人头济济，只有深夜，在两趟车的间隙，才清静两三个小时。在这儿的车站上，几百列军车驶来，又驶向四面八方。这些军列或从前线开来，或开往前线。从前线拉来的，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员；而送往前线的，则是一批又一批身穿一色灰军大衣的新兵。

帕夫卡在车站食堂里干了两年。这期间，他所能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碗间。厨房是个大地下室——里面忙得不可开交，有二十多人在干活。十个堂倌从大堂到厨房来回奔忙。

帕夫卡的工钱已经从八卢布加到十卢布。两年来，他长高了，身子也结实了。这段时间里，他吃了不少苦。在厨房里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又被撵回洗碗间，——一个很有权势的厨子头把他撵走的。他不喜欢这个倔强的小伙计，怕他为过去挨打而捅他一刀。要不是干活特别卖劲，他早就被解雇了。但他不知疲劳，干得比谁都多。

食堂最繁忙的时候，他端着托盘，一跨四五级台阶，拼命地往下面的厨房跑，随即又往上跑。

每天夜里，等到两个大堂里都消停下来，堂倌们就聚集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打纸牌“二十一点”和“九点”，赌得昏天黑地。帕夫卡不止一次看见，赌台上放着一沓沓纸币。这么多钱并不使帕夫卡吃惊。他知道他们当中每个人当一昼夜的班，能挣三十到四十卢布的小费。客人每次一给就是一卢布或半卢布。然后他们就狂饮滥喝，打牌聚赌。帕夫卡非常憎

恶这帮人。

“该死的混蛋！”他暗想。“瞧，阿尔乔姆——一个顶刮刮的钳工，可是每月收入才四十八卢布。我呢，每月十卢布。他们一天一夜就捞这么多钱，凭什么呢？他们无非也是把菜盘子端上去，然后再把空盘子端下来。然后举杯猛喝，大赌特赌。”

帕夫卡认为，他们和老板一样，是他的异己，是他的对头。“这帮家伙在这儿侍候人，老婆孩子却在城里过着阔绰的日子。”

他们常常把身穿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带来，把吃得肥头大耳的老婆带来。“他们的钱，八成比他们侍候的那些老爷还要多，”帕夫卡心里想。

夜晚，厨房的角落里、食堂的仓库里经常发生事情，对此，帕夫卡已经不觉得惊讶。他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洗碗女工和女招待，如果不向这里有权势的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以换取几个卢布，那她们在车站食堂是干不长的。

帕夫卡窥见了生活的最深处、生活的底层，那里的霉烂味和泥沼的恶臭扑面而来，他渴望一个未知的全新的世界。

阿尔乔姆想安排弟弟进机车库当学徒，但没有办成：不收未满十五岁的少年。帕夫卡期待着有一天能离开这儿，机车库那熏黑了的石砌大房子吸引着他。

他常常待在阿尔乔姆身旁，跟他一块儿去检查车辆，尽量帮着干点活儿。

弗罗霞不来干活以后，帕夫卡越发感到憋闷烦躁。

这个爱说爱笑、性情愉快的姑娘已经不见了，于是帕夫卡更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和她的友谊是多么深厚。早晨来到洗碗间，听见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们在大声嚷嚷，他便感到某种空寂和孤独。

夜间稍稍清静的一段时间，帕夫卡蹲在打开的炉门前，往炉膛里添劈柴。他眯缝起眼睛，望着炉火——炉内散发出热气，真舒服。洗碗间里没别人了。

不知不觉，他脑海中又浮现出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他回想起弗罗霞，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那是个星期六，在夜间小憩的时候，帕夫卡沿着梯子往下走，要到厨房去。在拐弯处，他出于好奇，爬上劈柴堆，往经常聚赌的小储藏室里张

望一下。

那儿正赌得十分起劲。扎利瓦诺夫坐庄，激奋得脸色通红。

梯子上响起脚步声。帕夫卡回过头，见是堂倌普罗霍什卡正往下走。帕夫卡钻到梯子底下，等待他过去走进厨房。梯子底下黑漆漆的，普罗霍什卡看不见他。

普罗霍什卡拐弯往下走，帕夫卡却看见了他的宽肩背和大脑袋。

上面又有谁下来，脚步轻轻而又急促。帕夫卡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嗓音。

“普罗霍什卡，等一下。”

普罗霍什卡站停下来，回头朝上望。

“你有什么事？”他嘟哝道。

那个人走下梯子，帕夫卡认出是弗罗霞。

她拉住堂倌的衣袖，压低嗓门，结结巴巴地说：

“普罗霍什卡，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什卡猛地缩回了手。

“什么？钱？难道我没给你？”他恶狠狠地说。

“可人家给了你三百卢布呢。”弗罗霞强忍着，没有号哭。

“你说是三百卢布？”普罗霍什卡冷嘲热讽地说。“怎么，想全拿去？千金小姐，一个洗碗女工的身价能值那么多？依我看，给了你五十卢布是足够了。想想吧，你多么走运！那些年轻的太太比你干净，又有文化——也拿不到这么多钱。睡一夜，就得到整整五十卢布，你该谢天谢地。这样的傻瓜客人是不多的。算了，我以后再给你十卢布、二十卢布吧。你别死钉着要钱，钱还可以挣，我会替你拉客的。”普罗霍什卡甩下最后这句话，转身进厨房去了。

“流氓，坏蛋！”弗罗霞追着他骂道，然后靠在劈柴堆上呜呜地哭。

帕夫卡站在梯子底下的暗处，听到这番话，又看见弗罗霞浑身哆嗦，脑袋往劈柴堆上撞。此时此刻，他的感受真是无法描绘，无法表达。他没有露面，不作声，只是痉挛地紧紧抓住梯子的铁栏杆，脑子里掠过一个明白无误的念头：

“连她也被出卖了，这帮该死的家伙。唉，弗罗霞，弗罗霞！……”

帕夫卡心头对普罗霍什卡的憎恨变得更深刻更强烈了，周围的一切简直令人厌恶、令人憎恨。“哼，如果我身强力壮，非把这个坏蛋揍死不

可！为什么我不像阿尔乔姆长得那样高大健壮呢？'

炉膛里的火焰减弱了，红红的火苗颤动着，汇成一条长长的、蓝莹莹的火舌。帕夫卡觉得，仿佛有人在朝他吐舌头，嘲弄和讥讽他。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听见炉子里的劈啪声和水龙头均匀的滴水声。

克利姆卡把最后一只擦得锃亮的平底锅放到搁架上，擦干净双手。厨房里没有别人。当班的厨师和干杂活的女工们都在更衣室里睡觉。每天夜里厨房里有三小时的空闲时间，克利姆卡总是上来跟帕夫卡待在一起消磨这段时光。这个厨房小徒工和黑眼睛的小烧水工交上了朋友。克利姆卡上来看见帕夫卡蹲在打开的炉门跟前。帕夫卡看见墙上熟悉的、头发蓬松的人影，没回头就招呼：

"克利姆卡，坐下。"

厨房小徒工爬到劈柴堆上躺下，瞧瞧蹲着不开口的帕夫卡，笑着说：

"你怎么了，在对火施魔法吗？'

帕夫卡好不容易才把目光从火舌上移开。他那炯炯闪亮的大眼睛直视着克利姆卡。克利姆卡从中发现有一种无法言传的哀伤。他在伙伴的眼神里发现这种哀伤还是头一次。

"帕夫卡，你今天怎么怪模怪样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出了什么事儿？'

帕夫卡站起身来，坐到克利姆卡身边。

"没出什么事儿，"他闷声闷气地回答。"克利姆卡，在这种地方我感到难受。"他放在膝上的两只手这时攥成了拳头。

"今天你究竟怎么了？'克利姆卡用胳膊肘支着欠起身子，继续问。

"你问今天怎么了？我到这儿来干活，从一开始心里就憋得慌。你瞧瞧这儿的情形！咱们像牛马一样干活，得到的回报呢，是谁高兴都可以打你嘴巴子，而且没人替你说一句。老板雇咱们来替他干活，可随便哪个只要有力气，都有权打你。咱们这么干，即便有分身法，也不能把每个人都侍候得满意。可只要有一个不满意，你就免不了挨揍。你就这么拼命干，规规矩矩的，让谁也挑不出毛病，忙得团团转，可总会给某人端得慢了一点，结果脖颈上又挨揍……"

克利姆卡惊恐地打断他的话：

"你别这样嚷嚷，要不然，人家走过会听见的。"

帕夫卡一跃而起：

“听见就听见，反正我要离开这儿！在轨道上扫雪也比这儿强。这种地方……简直像坟墓，骗子流氓成堆。他们手里都有大把大把的钱！把咱们当畜生。对姑娘们，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哪个长得俊，不顺从他们，就马上被撵走。她们躲得开魔爪吗？又招一批女工——一批没地方住、没东西吃的女难民。她们需要填饱肚子，在这儿多少能吃到一点东西，她们为了不挨饿，什么事儿都干。”

帕夫卡讲这番话时神情是那么激愤，克利姆卡真怕有人会听见。他跳起身来，去关上通厨房的门，帕夫卡却依旧在倾吐积郁在心头的忿恨。

“就说你吧，克利姆卡，他们揍你，你不吭声。为什么不吭声呢？”

帕夫卡坐到桌旁的小板凳上，疲倦地用两手支着头。克利姆卡往炉膛里添了些劈柴，也在桌旁坐下。

“今天咱们读书吗？”他问帕夫卡。

“没有书，”帕夫卡回答，“书亭关门了。”

“怎么，书亭今天不做生意？”克利姆卡觉得纳闷。

“卖书的被宪兵抓去了。从他那儿搜出了什么东西，”帕夫卡回答。

“凭什么抓人？”

“说是搞政治。”

克利姆卡困惑地望望帕夫卡。

“什么叫政治呀？”

帕夫卡耸耸肩膀，说：

“鬼才知道！听说，谁反对沙皇，谁就是在搞政治。”

克利姆卡惊恐地打了个冷战。

“难道有这样的人吗？”

“不知道，”帕夫卡回答。

门开了，格拉莎睡眼惺忪地走进洗碗间。

“小家伙，你们干吗不睡觉？趁火车没来，可以睡它一个钟头。去吧，帕夫卡，我替你照看大水锅。”

帕夫卡不干这份工作比他自己预料的要早些。离开食堂的原因，也出乎他的意料。

寒冷的一月份，一天帕夫卡干完了当班活儿，正准备回家，但是接班的小伙子没来。帕夫卡去找老板娘，说要回家了，然而老板娘不放他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